

夜

雨

秋

燈

錄

夜雨秋燈續錄

天長宣鼎集

白雲仙

廬山魏真人結茅空谷龍虎將純嬰姹欲活無從得
銜薪守門一猿執爨供職役鑪火純青丹成九轉者十日服其
一以一與猿鶴曰吾將徘徊闔闕帝闕授職殊榮皆丹力也吾
不忍艸芥汝等曷分服此丹當繼響劉安雞犬惟有極奇苦厄
須忍耐之飲水卽斃慎矣哉言已更五色雲霞之衣八寶鸞鶴
之冠九疊海岱之履九天笙管盈盈入耳蒼鸞之翅大如車輪
口銜丹詔冉冉自雲中下魏秉笏再拜飛跨鸞背臘霄上漢須
臾人影小於錐矣鶴意軒鬟猿情鼓舞拜謝而後吞咽少頃果
遍體如焚五內如熾鶴不能受走至澗曲小吸清流砉然一聲

白羽滿地血肉軀化作胭脂水斑斑染崖石其色極鮮猿見之
恐蹈覆轍惟捧首滾地聽其炎炎昏懵之中忽瓦際衝出火團
出數十步外喉際咯出痰核大如盃墮地有聲不禁啞然曰苦
哉起視天地雲日山川人物昭然若五色絲若朦之始發夢之
初覺然從此能言語皮毛頓落變化人形老少妍媸惟意所適
發憤修煉日坐洞中一蒲耐守殆至十六年忽恍然曰由物而
人而仙殊不易也若不積功累行恐終爲老闊摩所勾因化一
偉丈夫脩髯鶴髮冠服出游至京口觀浮金浮玉二山濶眼睛
嵐慨然舒嘯戲題僧壁曰鐵笛倚雲橫斷腸三兩聲烟雲開畫
本草木作疑兵巫峽古時月匡廬舊主情此心拴不住何以慰
生成掉臂南下浪跡姑蘇凡廢婦孤兒疲癃殘患之流遇皆以
術治并與以化金療其病功甚偉也人間姓字自稱爲袁氏名

果然論古今談玄渺一時文人學士老衲布衣皆樂與之游偶訪獅林見一采興飛至中坐玉人似曾相識趨近睨之則楚楚臻臻婷婷嫋嫋二八嬌娥無從問訊及降興兩艷婢扶之登亭行烈日中身後有影猶躑躅也乃恍然悟女爲鶴之後身急揖而語之曰女公子尙識道人乎女嬌羞靚靤頰暈紅潮邇回不語從者叱道士無禮逐之袁不顧惟伏地踊躍輯指尖唇作猴態萬狀以冀女之感觸女終不悟忽登興袁尾之行至一大甲第女扶婢逕入從者吆呼施惡聲袁卽止步比女至繡闈而袁已岸然坐於堂上笑而迎之曰山中伴侶甫一瞬耳何聰明頓盡也塵世勞勞無非泡幻子曷隨我游乎女驚怖欲啼父母翁至問道者何來來作何語殊駭物聽莫謂縉紳家不能榜汝也袁因歷歷述女前生事其母云是誠有之女之誕夕夢一禽飛

入帷中不見然旣來吾家如掌上珍錦衣玉食已嬌惰慣安得隨汝餐松柏飲石泉乎袁又諷女曰人身不易及早修持當先老夫登覺岸尙祈翠帶同門也女殊茫然其兄欲率家奴毆之而袁已飄然出戶外杳矣由是頻來不由闥者報一眨眼間倏已在室女雖知其神異然落落無去志雖至唇焦舌敝無非衲方鑿圓女一日晨起正理粧忽於盆畔得一花箋書曰袁道人頃詣山左訪一故人歸時尙須時日子戀塵趣其苦厄必有勝於當日者恐求生不生求死不死然則塞極逢亨死處求活方是他日女仙入道時耶冥悟非遙子自珍重女閱之殊悶悶女姓白名雲仙其父兄均官於吳女性柔淑得父母憐其兄自江西回云已爲女弟定婚於尙氏之子明年女十九歲矣髫髮初整艷更絕倫且能書畫善詩詞爲蘇臺閨秀之冠父母爲之樂

甥館遺僕走西江迎婿入贅非遽詠標榜恐道者來擾也僕以
函至謁尙太夫人太夫人悲曰郎君物故已三月矣寡汝家女
公子心實不安今有老身猶子李郎少孤主於我才貌不減郎
君曷以之代桃僵乎僕唯唯不知所對既而曰是誠爲女公子
計者爾輩權以李郎去匿於舟先商於主可則可否則送之回
也僕云第中錦衾繡帳諸色燭然秦鳳分飛寶所難處無已其
如太夫人命乎李郎至果翩翩玉立如羊車中人至蘇僕走告
主出尙太夫人書詩詞婉曲白之老伉儷潛命其子走覲之反
命極言其佳遂於是夕鼓樂旌旆簇擁至門闥室欣然轉悲爲
喜以爲女終適人非二天也定情之夕鶼鶼鶼鶼罔吟斯歡月
餘忽有僕人詣內闥傳語請李郎赴賞花宴女聞之怒曰汝顛
耶誰不知我家尙郎而乃呼李郎耶僕笑應之曰小人非顛小

姐誠昏矣郎姓李誰不知之何得云尙女驟然間訊甚急李度
不能隱爰宛曲告以故曰余真爲人作情也子兮子兮如此良
人何女聞之大慟毀粧哀啼誓自戕賊父母與兄至撫慰良殷
女怨云家中饒裕卽無一甌明鬻飯鬻薄命女耶言已覓剪刀
自刺其喉奪之已血濺衣袖僅咽喉未斷殘喘絲絲耳李跪伏
身呻吟地有聲曰卿若是置我何地女抽咽而言曰此不關郎
事郎不得爲兒夫郎不得爲非兒夫乞置妾媵妾惟獨居了此
歲月容我則生不容則死李唯唯無不承應女又哀啼曰悔不
聽袁公之言致有今日由是分房闥以處錦雞獨宿影隻形單
回首當年益深悲楚時袁在山左正與諸名士登泰岱望江南
愁雲一縷上躉霄漢乃躡足曰白雲仙果墮落矣雖然以同師
之情仍宜力盡寸緜遂又驅車南下踰門見女曰身可汚心不

辱行當存爾性喪爾軀以全爾之志不然竭西江之水何可濯也女再拜請援救淚墮詞前袁云昔之接引似客還鄉今之斡旋如鬼覓替孰易孰難言已以口唾女面女卽寒噤旋抱沉疴僵臥繡榻醫至惟以被當頭堅不服藥餌適晦隣有寇明經女郎年與女尋一朝病卒欲歟香軀忽袁道人來告寇氏曰女郎可重生耳舉袖拂女郎戶卽亭亭而起曰兒是白雲仙也何得在汝家禁之不止翩然因門逕投白氏宅直入後堂嚶嚶聞哭聲蓋雲仙死三日頃正送函具出後戶耳女汎灑察父母衣袖悲曰二老勿戚戚兒已奪得隣女舍重觀顏貌依有日耳白得其詳莫不駭歎走尋袁叟已不知所之矣寇氏長上交集於庭互認爲女翌日厚酬李郎遣之回江西不必戀戀再世玉篇請永作悼亡之潘岳女由是獨處靜若僊婆刻檀香爲袁叟像

朝夕禮拜而祈禱之虔求度脫踰三年女之父母相繼卒女知
依兄非計求得寇氏別業築小閣瓢榜赤腳婢自傷身世不作
和靖之兒誤入網羅有玷歐陽之女虫沙未化鉛汞初調年三
十有三竟証大道一夕異香滿室采雲四垂自起焚香齋沐趺
坐仰視雲際曰陳袁公招我耶一笑而逝隣之男婦咸見白鶴
數十旋空一巨鶴冲入隊伍挾之西翔依稀望匡廬峰去

懷儂氏曰脫胎換骨闕陷龍宗袁叟真絕天手也然而天壤茫
茫凡忠臣孝子窮冥遇汙其身萬不得已如白氏女者當不乏
其人安得盡遇袁而度之哉至李氏誤適一縷情絲幾爲所縛
袁叟預知之竟不能預奪之良由宿世孽緣堅若金石雖上聖
亦無如之何也噫嘻令我苦趣橫胸嘆憂無地

又曰白雲仙不得爲貞亦不得爲非貞雖有上智亦不難確定

其主名誠不了事也袁叟藉引入道已耳若云補救誰敢信之
又云袁叟之客山左也與司空進士交最深主其家歲必一至
云有宿世緣進士好金石凡深山窮谷人跡所不到者必多方
招之以充鄰架進士殂袁去遺一像藏樓上越三十年進士之
孫客秦中爲妖狐所窘袁突至叱之空谷曰無傷我故人孫狐
始絕跡與以金命之過回問公何人與先世何舊曰聞王母自
知之歸閱其像即秦中人也

王母閣

沂水之隈長湖之曲半村半郭風景絕佳有高閣枕清流中祀
王母像風裳月珮品質幽妍不作虎齒戴勝惡狀旁列侍者如
許飛瓊王子登魏寒簧之流亦極姣好遊沂上者咸登眺助吟
詠也水鼠之年湖邊漁人夜起撒網見有一蓬髮男子執竿掛

龍燈前驅一戴花婦人持叉中行一白鬚老人曳杖隨之後且行且呼曰一人兩隻眼行人閣下杳矣邑有李氏富室也樓閣百樣多曠而局鑰太夫夫人次夕正禮佛跏趺學觀音坐禪突一老婦人掀幕至其室向之豫報曰寒家眷屬頗夥僑沈有年舊居將遭祝融聞灑第多問室願假十二小紅樓櫈爲寄頓乞母也憐察太夫人視婦頑而長鬢髮如銀綠紗韞髻錦裙繡襖舉止大家惟裙下蓮鈎如男足尺一朱履鳳喙灼然曰夫人下降非比異家廡可艸艸貲春者乞緩須臾遣僕灑酒再迓蓮輿婦又下拜曰但乞季允卽孟避矣事等然眉如何可緩已而哀祈不已太夫人笑領以首曰可耳婦卽飄然不見正營訝間聽門外鉦聲鑑轂人聲鼎沸老嫗來報王母閣火起成煨燼矣遺視園中則燕語鶯聲嘈嘈然若舉室而來者樓窗自開依稀挂繡

幃焚香篆沸茶鎔彈燭敲靈蹟頗多然罕與人見惟老嫗鬼目時至其家藉通欵曲云仙人惟薄頗修起居亦富其家大姑名雨中花閨秀也貌妍麗性貞靜善讀工吟一日祝繡幃畔有一葉小碧箋玉臺新詠墨汁猶鮮袖出示人蓋有懷故居也句云高閣枕湖潛朝暮暮雲魂銷青鳥便氣接紫虹文雷雨地中出笙歌上界聞至今餘斷砌脂粉跡猶存噫仙人當流離瑣尾之時猶知地有主者必告而後遷惟倉卒始從容尚禮極矣宜其家有女學士哉何世之人安富尊榮動以豪奪陰羈爲計詩云惟鵠有巢惟鳩居之可憐拙鳥不若靈狐令我擲筆三歎又聞邢上張氏嘗有狐仙闔室僦居其樓一十五年主賓甚洽一日自樓上傳語曰久客思歸將返山左蒙假宅當有以報晚間果送一白鼈捲置寢門外其白如雪輕如絮展只丈許拉之能

臥百人非常溫煦家主仍送至胡梯焚香祝之曰蒙賜厚覩已
感於心惟貧門命薄恐寶奇珍徒遭禍患敬璧明日視之已烏
有矣已而遙語家主曰樓下有大礮隆起者掘之尺許卽得朱
提房金寶不敢齎也狐去如語掘之果得窖鑄千金遂致富曠
可以入而不如狐乎

嗚呼者者

郵有某甲元旦起祀天神衣冠都雅奠爵焚香跪拜如禮其妻
以彘首一雞一魚一鰐而獻之甲正焚帛小兒女正頂禮忽盤
中彘首躍而鳴曰嗚魚亦滾而言曰呼雞又翹首嘯曰者者闔
室大驚懼不敢食棄櫛門外丐得之大啖嚼亦無恙也甲果於
於是年逋亡眷屬有三日恩某科關題爲父母之年一章有某
孝廉句云卽烏鳥未嘗不感而泣對云卽雞豚亦將其嘯也歌

嘗思雞豚致祭必已就烹飪如何能嘯而且歌今聞某甲事益
信孝廉文爲不謬也一笑

棒頭神

中州上河有余姓丐媼孀且老矣獨處茅屋中炊烟常不舉忽
漸成小康隣人疑之不知其所由來日有童子乘媼出潛眠其
艸榻甫交曉聞室中有聲春春然登登然不知何怪覩之則一
物無頭尾四肢肉其軀長其形挺然自壁中出躍而行之復自
壁中去童噤不能呼媼至以其狀扣之曰毋多語此吾家棒頭
神也旋出果餌啖童囁無漏言恐干神怒緣風雨之夕媼坐困
泣且歎以爲餓終饑誰收焉骨忽有人於耳畔謂之曰姥甚可
憫爾能祀吾吾助爾也回視不見其形至夜有聲自壁中出即
如童所見者明日果於市上乞得數文錢買香祀之後聞耳畔

語曰爾勿怖亦勿苦爾牀頭有錢三百可市米供晨炊如晉果
得錢媧驚問何神曰吾捧頭神也問何術得成明禋曰詩詠策
牆易占斷木鵠月府千年之藥助長安萬戶之秋微可倚天卑
能掘地吾祖玉質聯裴航之姻惟吾木材寄孟姜之恨上帝嘉
賚遂荷殊榮許以香烟寄於貧兒村也媧知其非禍人者香花
酒醴頃禮告虔焉由是或錢米或布帛日致之於床下亦無多
盈亦無少缺取之無盡用之不竭感神庥也隣有東里生孫諷
諧爲之作迎神送神之曲口授於媧酬神畢餐其餕餘飲其臘
瀝既醉既飽必婆娑而舞喧唔而歌曰神之形兮長且直神之
行兮躅且躡神之來兮東壁出神之入兮西壁入神寄吾居兮
我荷神德棒頭棒頭兮何靈爽之芒且忽又歌曰歌哭相聞只
自傷宗門禪喝意深藏誰特別駕金剛杵午夜丁東聲激昂是

夜神又出現跳躍於其庭飛舞於其室若賞媼之能敬事者久
之隣聞童子語知其家有神往瞰之不能見旋聞邑之富家常
無故亡其物咸知神能行霸以覬媼也而於比鄰則毫無所損
衆怒媼以爲盜一日男女多人擁入室將加擊媼媼呼曰丐者
何罪曰汝以術代穿窬凡富室取亡者均在是尙發憇耶媼呼
曰神累我忽聞壁中語曰彼何罪神不過損彼有餘補彼不足
耳若是恐不利於爾言甫畢男女皆僂背彎腰自聳其臂而郤
走矣蓋男則有物觸其股女則有物搗其陰熱如火利如錐非
常痛也怖而奔無遐爭傳爲怪一日有狂生乘醉造媼拍案
大言曰汝家妖魅敢出與吾秀才家敵耶再敢作穢終投汝溷
中尚不屑置轔下也詈之再三神竟寂然生大噪濡墨戲題於
壁曰何物神名捧頭想是千年陽物司馬長卿所遺寺人孟子

所失伶仃血肉之軀墮地潛形永蟄厲氣鍾而爲妖到此猶居
媼室拂袖竟去媼私問神旣通靈何畏措大曰彼自侮耳是晚
生之妻忽有物憑之百計莫能遣每夕就枕即宛與人狎淫聲
媼語變意難堪私告室老曰今而後方知人道之樂因言捧頭
神方巾道服玉樹臨風交接尤非常具自是頗厭其夫生意悔
度具香楮詣媼謝漁媼爲之緩頰神怒曰無故詈人何異顙犬
吾與其妻本有緣非愧謝所能已也生退而拚擲多脊闊西山
有女覲章小珠能攝鬼魅聘之來綵服戴花歌舞蹀躞已而持
刀廻斫曰妖在是妖在是神自後以首轔撞其巫已顛跌百步
外矣自裂其衿幾露其私又聞南郊有符籙道士張見鬼素工
勅勒邀之來結壇挂諸天靈官像張披髮仗劍口中喃喃不知
作何詞旋爇火炭盈缶曰此熾妖法也神在後轔擊其頂道士

頭已作龜縮陰火出於尻際騰騰矣聞空際大笑曰見鬼見
鬼縮汝頭燒汝尾神靈奇乎奇道士悔不悔張果悔而奔逸又
聞鄰邑巨刹有陰律師能用降魔杵飛斬妖物請之來甫誦經
卷聖木魚丁丁神遽以女人溺器套其首急切不能除然後化
作白木梃亂擊其軀律師痛極狂呼如牛在甕中鳴戴器跪求
而後已神大笑曰狂生以吾爲陽物汝髡顚童童然非其狀耶
由是喧鬧不已生患之而無如何也一夕神忽還回媼室慘與
媼訣曰平陽治都功至矣奈何奈何媼云神胡不逸曰碧落黃
泉網羅密布恐捕翅難飛也言罷悲涕天明果有多人引法官
至蓋狂生以數百金自西江聘之來者打頭之屋周視四隅卽
命破壁耕鋤競舉礪殼爲崩其中果橫一白木搗衣杵百年物
火之血溶溶焉怪遂絕然丐已小富不復託沿門之鉢矣每顧

破壁而歎曰饑貧之糧杵臼之交於今不可復覩
慎儂氏曰神之焚身爲不知歟跡耳曩使永託貧家忘情富室
則妖魄可以長壽香火可以長綿誠樂無極也然君子于此惡
狂且之狂而恕丐媼之丐

老鴟嘴

晉人熊十五貧不能自給嘗奉母僑東海日于鹽場肆上搖唇
鼓舌爲人談休咎最精風鑑人無知者惟借邵康節梅花數測
字養母然凶則應吉則否人多厭之呼爲老鴟嘴每夕收場醡
資市酒脯爲營堂壽人欽其莫不曰此反哺鳥也故又呼爲
老鴟一日有枯山字叩之者能書山字長其首作靈牌狀聞何
事曰問病曰已矣木主成形尙能生耶已而果然又有小販夫
妻操舟運菽粟携多煮將寄于絲鋪熊覘其氣色曰子來前姑

拈一字揣寄之穩否販笑曰權寄耳行卽携回有何窒碍曰姑試之不索爾值也販拈得線字熊一見卽啞然曰資烏有矣泉者錢也爲絲所串縛恐終是他人物販大笑以爲妄又之他處會計途遇鬻謌者煙詞曼曲聽之動心匆匆回船掩白板以其婦仰臥帶綰雙屨高繫蓬頂蹲而淫之突大風颯然撤去篷席活秘戲露矣兩岸觀者咸鼓掌狂笑販倉卒無遮掩物亦不暇解鈴急持篙撑入港中暫避其辱由是竟遠逸而十數貫真爲鋪得其靈敏有如此者又嘗在質庫門首坐地庫之主客皆徽人偶步門外見熊正垂首眠曰渴睡漢姑爲我卜問何事曰無所事也口報徽二字熊知戲已先書山字頭以中直長出寺許左右兩直亦微長作又字形曰貴處多山眞新安好景也又書雙人撇出寸許曰貴處人材又好真人上之人也又書系字以

系字尾直拖作懸針文亦長寸許曰貴處人才好宜莫有報國
絲綸章身絲繡已而蓄文字以尾捺拖出寸許曰總之貴處自
古文風盛耳言已以筆連連加圈曰萬圈萬圈旋尖驚曰呀奇
哉諸君子離家日久不意竟畫出原形矣市人譁祭某羞怒欲
飽老拳跪求方已其滑稽又有如此者嘗謂人曰若輩何足語
吾有致富才而無致富命終有日得知已委腹心爲冤人吐氣
也咸嗤以鼻曰老鷗尙擬化作鴈鳳耶未幾母卒廬踊盡哀窓
寥旣安知海上不能苟活爰趁賈人舟慷慨入蜀過明月空船
諸峽臨流泣下以爲距母墓日遙悲不能已也抵成都卽于肆
上垂簾同來之客炒子人曰老鷗嘴地行仙也頃至此不患不
作君平替人矣以故蜀之婦孺亦咸知其名聊聊生計益自耐
貧人有問于熊者曰往來濟濟盈千累萬矣尙有富敵劉鄧者

乎曰有之特汝輩不識耳旋一丐者過懸鴉百結瓢叫哀號而正準方瞳修鬚廣額氣焰猶能熊熊能以手指之曰此公本貴人頃雖乞終必富也特時未至耳衆皆嗤其妄一日丐者又貿賈走風雪抱背攀肩鼻涕幾拖一尺熊端詳久之趨與拱揖曰丐公作何陰隲當明示卜人丐曰嘻僕朝村暮郭已得一轡猶難瞬卽鑑矣有何力而作陰隲曰不然陰隲如耳鳴只自知之前見子晦紋連冢墓頃則黃光透臥鑑矣當於十日內立成富家子乞示我姓字丐自云皖北人馬姓名如鵬某年隨經略征繩校以戰功督職總兵散伍歸農落拓至此日昨偶從夔府來見有婦人抱三歲兒躑躅水次水滑墮江某心動遽忘奇冷雙隻身躍入攬之起行路者云是某村孀孤得生叩謝去然則此卽陰隲與曰是已曰子云乞人能富未知驗否曰是必驗者驗

將若何曰苟富貴當與子共否則若何曰否則卜人養君終其身馬亦拍掌大笑以爲妄言妾聽已耳越五日丐如故走訊於熊熊視其面色良久曰可矣出卜賚數百文飲以酒曰壯爾胆餐以飯曰鼓爾氣出符籙燒灰令吞之曰安爾心神已而問馬曰昔日告身劄付尚在否曰在用油紙包裹繫於窮袴帶尚纍纍也曰子臥長街行有大貴人至勿驚怖即無不利如其言果遠遠有呵導聲市卒奔走報制軍至拖馬不能起少頃材官來叱之惟瞪目視以馬筆擊其首怒曰咄老公亦二品官也豈汝輩所能拗打者耶制軍端坐輿中叱問伊誰材官屈膝告以丐者犯齒部乞治制軍審其狀曰是錚錚者貌櫟奇氣蓬勃何至淪爲丐是必異人召之前簪顏婉訊馬起而再拜自陳當日戰勝績窮途乞食由漢墮詞前并獻告身劄付制軍辨之良確曰

噫卑田院中乃有故將軍耶雖然子究若何馬卯首云乞人得此無從位置願繳還國家制軍恩再四曰舊例凡戰將不願官者仍準折銀以示褒渥子元戎也例得折銀三千兩尙橐凍餒耶僕爲子籌少安毋躁焉乃伏地叩首有聲一舉首人馬雜沓已馳去如飛月餘竟邀勳充飭方伯給銀如其數祇領後頓脫丐容熊往賀告諸市人曰老鷗嘴固亦有吉祥聲助馬自知朝三暮五之術非武人所知凡操與縱盈與虧悉聽熊君之命而行熊曰是誠在我運資至夔府設肆通衢小爲貿易人問何不成都熊笑曰所謂擇樹老鷗知地利也數月利大獲握算持籌刻無甯晷馬惟錦衣玉食享其樂幾不能辨鳥之雌雄熊偶語之曰覬蹠一隅籬下鷗耳老鷗恥之願效鴻鵠一飛冲天東人許我否馬無不首肯明日挾金乘巨舫下夔峽神鷗迓客鳴

聲噭噭熊丸飯飼之祝曰汝亦解呼羣乎我若東歸再當飯汝
鴉飛舞若示得意狀由是南走越北走燕凡遇富商必傾心結
納時時道居停主爲近世之活陶參生郭解一時湖海士咸知
有西蜀馬君久之寄資乞運者踵相接自投効力者肩爲摩熊
在外五六年又設金珠海錯錦鍋臘鐵等肆俱占要津馬不知
也有譖熊者曰老鴉成黃鶴矣馬曰汝惡知吾熊君明年熊果
車馬而歸以簿籍呈驗曰幸不辱命共得子金三百六十餘萬
馬顧座客曰吹簫鑿筑曾幾何時自遇良朋忽成猶頓有何福
而得祚禽之戾止哉吾誠不敢沒其恩時馬已娶美妾生愛子
因潛以千金買一貧家淑女奉熊君爲婦曰好爲之準教一年
九生難也言已大笑熊亦笑忽聞采輿到門鼓吹大作洞房花
燭即在今宵明日馬與熊計願以資瓜分之各受其一熊大驚

再拜曰僕有才無命者也棲僧一牕竭盡心力餓肉眼漠知老
鴉非儻能賣卜於願足矣若與多金定折鬱算困墜却不受然
而華屋嬌妻亦極輝煥出則鮮衣怒馬闔市皆簪入則玉屏銀
尊座客常滿人之趨奉馬君者必先授謁老鴉時又以事赴成
都見市有白榜書者曰決疑處中坐一叟鬚髯如雪古貌古心
熊疑爲非常人戲拈一字與之測叟見其盛服哆口奉承鄙俚
不遑問徵驗熊拂袖而去笑曰此公遜老鴉遠矣明日勾當畢
遂遇一婦女子顏色艷麗乞與同舟相對羅箇目不邪視至夔
峽神女廟鴉陣飛鳴如怒潮澎湃女忽不見知有異處具香花
入廟頂禮掀紗帽視月帳風雲霞意者卽同舟玉人也因
又再拜乞示指南得筮卜詞云丈人屋好任棲遲辛苦年來只
自知漫學雄飛傷倦羽秋燈還讀蓼莪詩因又叩拜曰神人已

明示我矣歸與馬君歡聚期月凡簿籍所未載載未能盡明者
愁條分縷晰悉付東人退告其妻曰老鴉從來處來仍從去處
去興盡而返不負神言卿能惜我隱否妻曰願隨我夫子乃託
言他郡戀遷竟携妻回東海廬母幕以居泥廢田衣狀類野老
荆鉞韋布貌似村姑回首西山渾如一夢馬遺人寄千金於其
廬曰君不得獨爲君子也熊笑受其半而却其半是年冬有白

鳥來巢

慎儂氏曰老鴉喻其名號其業俗其詞近於游戲而神女靈客
勸鴉般是非可以恒理測者然而急流勇退彼岸回頭冠蓋
中且不可多得况勞勞市儈乎生有奇才不獲一遇必使忍恥
毛遂始得吐胸中之塊壘酬知己以赤心老鴉老鴉亦可憐人
也昔有孝子名曰老鴉陳熊君豈其儔類與噫嘻

狗兒

峨峨霍山並嵩華尊嚴與天地角掠龍湫嶽井諸勝皆有仙真
往來山中產苦茶最茂黃金芽嫩碧月團香稱無上品商賈四
集肩爲之摩每歲如月鳥呼春起也開山至夏五鳥又呼春去
也始已鶯鶯燕燕亦結隊居晴嵐冷翠中名雖采茶女實行妓
極其囊橐數千金者必招致四五輩爲之脩酒掃任烹調即尋
常行販家亦有草花一枝爲之伴綠揀雲腴剔雷筍俱非纖手
不能日則守門夜則憇枕居然伉儷足慰旅情較彼勾欄旖旎
尤甚耳昔有鳳陽大富柘氏婦年四十夫故得遺腹子生於戊
名曰狗兒人笑其名娶婦云吾兒得如文鬪足矣臨邦才人尙
以之存小字狗兒年十六貌妍麗如美婦从婢多誘與之狎
而品題最高不屑下眼覲東鄰劉氏子名貴六亦俊男年長狗

兒兩歲幼同塾長同遊遂訂車笠劉幼失怙恃視狗兒之母如
所生先狗兒娶婦名曰有娘琴瑟甚篤有娘有小妹亦端好願
依姊居因諷狗兒通媒約狗兒以其姿容常不足偶岳玠辭之
久久辭歸况適客有自霍來者哆口述小峴春之囀曰旗槍隊
中尤物錦泥窠裏情人無不醉心有皆瀉魄山中錦吭鳥啼云
掠茶人有情掠茶人有情有歛士荷其詞云莫霍山何青青掠
茶美人何多情有錢作賈訪娉婷勝在蓬萊頂上行汝可知矣
狗兒聞之心動乃請於母曰兒想坐食不過百年願棄儒就
賈茶利厚當小試懋遷也母勸之曰爾不聞爵語乎曰節節曰
足足用宜節願足吾家頗有餘何事學貿易然究溺愛不忍
違又恐其齒稚因浼劉伴之行曰汝年較若長閱歷又較若廣
曷以資本去利不吝瓜分汝也劉乃與妻訣別聽門外垂楊韻

鵠鳥正呼晴啼曰行不得也哥哥妻因規諫曰彼處諺云年少男兒莫進山進山容易出山難野卉聞芳均能留滯郎又情種恐狗兒不往恐人人嗤吾戀婦且男兒亦非久甘巒屈者去留在吾彼雖昧吾自明耳狗兒之母果潔草彊爲劉餓殷殷以狗兒付託涕泣送登程有娘更於無人處垂熱淚不敢明哭酸游子心也荏苒征途將抵霍界見堆藍潑翠映山紅正欲作花歌扇酒旗果助游興遇風雨聯床旅館中正苦岑寂忽對戶有一少年白面者一中年微鬚者翩翩裙屐車馬甚豪惟鉤輶格磔語多難解掀簾入揖劉曰君等將何之劉對以入山少年喜曰僕亦入山者乃初次遊歸途逕頗生君等亦初到第一次耶劉詭對曰此鬢齡業耳嘗隨長上往反矣曰得君指引可作南針

緣分不淺哉中年者又揖問狗兒亦如其語曰吾異姓弟兄同業夥伴耳乃互訊姓氏少年自云寇氏中年自云寇氏均陝人旋解橐沽梨花春肴核雜進飲劉與狗兒劉以病謝寇笑曰君不聞枝頭鳥正喚提壺盧耶邂逅有緣春光何可虛度寇氏亦云門外鳥呼泥滑滑亦無從戒途落得以盃酒遣時日豈可一人向隅務挈之飲劉目狗兒已謙遜座次矣遂秉獨爐煌押戰猜枚寇迄無不當行而劉與狗兒亦能力敵迄忽掀座而起曰悶飲殊寡味間逆旅主人此間有倚門兒否主人笑曰茶市咫尺間而無行雲送雨者耶昨來一青青兒色藝雙絕曾教郎君神魂奪也寇立命邀至少頃果有二八嬌姬拜於階下睨之猶不足以銷魂然纖指撥琵琶錚錚然縷縷然唱梅花落楊柳枝未嘗不聲聲到耳又叩絃歌歸燕之曲曰呢喃復呢喃何怕風

雨寒郎去淚酸澀郎來心喜歡不重金萬鑑不重錦百端重郎
一片心神魂聚兮骨肉團願如雙雙燕呢呢復喃喃狗兒耳語
劉曰初學爲商不可露俗態劉唯唯狗兒乃袖擲白鑪爲纏頭
費追固止之私語狗兒曰此間粉頭值最廉奈何養土其資吾
已爲君代償矣酒闌青青兒拜謝將去問寇曰郎之行旌明日
卽抵小峴否曰然曰兒有姨姊妹一曰窈娘一曰一妹色既貞
儔亦解應對兒有書札問起居乞寄致曰彼居何若曰門前有
棗花十五株石筍兩行作人立者是也煩君寄語云兒亦不日
來矣寇笑久之曰吾爲爾作元處士傳信息耶姬去二人均襍
被來倚枕喋喋述征途之苦貨殖之難山中女子之情僞語語
老成字字珠玉劉亦信其誠嚙色動四人起就途午餐亦不容
狗兒破鈔曰至好兄弟何分爾汝也日下春車抵小峴果有茅

宇四五家獨成村落門前聚花石筍如姬言寇曰何不畧停車
順作便鴻免失信於賤婢言已門內有艷粧美人出窺客回首
嬌喚曰一妹一妹天台劉阮至矣四人均失笑入門視院宇幽
潔花草紛披邀坐艸堂又一淡粧美人翠帷冉冉出曰尊客自
雲中來者尙不以盃酌洗塵耶階下婢嫋嫋聽廚下已刀砧
鳴酒鐺沸矣寇問美人芳篆艷粧者名曰窈窕春淡粧者名曰
一抹紅寇微笑袖出一函與之曰殷家郎尙不浮沉否窈窕拆
與一妹同閱因祫袵申謝劉起曰天將暮矣尙欲覓舍館無事
淹留窈窕卽飛紅上頰曰姊妹粗陋原不足以事貴商然檢擇
香薺尙能細心乞小住俟覓香巢再遷喬木何急急爲哉劉視
狗兒瞪目無一語迄因慾憲曰此處頗佳可住旆旆安卽已耳
何另覓樓止寇又語窈曰劉柘君鍾離大商也汝輩莫錯過窈

娘喜曰無怪今晨鵲語云錯錯錯貴人落千金橐錯錯錯皆大笑賞其靈敏少頃檻燭四燉筵宴已張一妹肅佳客就座娘往反督婢解裝安榻并并有條興人亦有酒饌迄拉之入坐曰累卿大辛苦恐旅人不安射覆藏鉤飛觥送豔狗兒至此已頗忘高堂語言劉雖緘默僞態莊容亦幾幾不能自持矣窈嫋度曲一妹彈箏皆新聲也迄忽笑云兩陰四陽何以待客客笑云是有卜法免爭競不然瞞字可連書耶袖出一玉盒內植牙籌數十根曰此觴政也每籌刊龕言一註以長短插入筆筒中抽得何語卽訂飲例然借以聯婚媾亦聊當赤繩耳迄曰善自抽其一曰婆餅焦註云婆餅焦休囁叨啖不怕怕鹽椒另覓胡麻過石橋自飲一盃輪接下家迄故作愠曰不意此處竟無我姻緣也下爲寇抽一曰莫摘花菜註云莫摘花菜五月榴紅似火

遷潘安擲車左君宜別覓櫻桃顆飲一盃坐左者輪接寇笑曰
真難弟難兄也不然何亦無姻緣分耶適竊在寇左抽一云脫
却布袴註云脫却布袴莫顧莫顧溪水寒玉肌露遷劉麻花深
處從此天台容小住自飲一盃敬對坐者便道大娘曰是真有
月老監觴矣適對坐爲劉寇笑曰玉人相對確是奇縁但風露
深宵旣脫布袴又露水肌不怕冷煞耶一座俱噴飯一妓抽云
割麥插禾註云割麥插禾夢何多鑑姐老穀雨過簷秋雨漫
清波柘枝對舞歌婆娑自斟一盃敬身右者飲適狗兒在其右
大笑曰奇哉註明姓氏不意柘君竟代阮那人矣一妓視狗兒微
笑寇曰阿一莫高興終看劉柘二君抽作何話方知大小喬誰
屬公瑾耳狗兒抽云鳳皇不如我註云鳳皇不如我比鳳皇
夥錦繡窠羽毛裏趁朝陰贊意可海天一抹紅如火釵一盃輪

下家一妹笑以鼻曰近君奴豈妾哉寇笑曰小妮子心花放矣
劉抽云情急了註云情急了情急情急人誰廳別玉京辭蓬島
自有佳人名窈窕自飲一盃不敬他人近舉籌怒擲之地罵曰
個物事直得燒却若輩既得情人尙情急若吾弟兄不幾軒急
欲死耶一妹云莫急莫急青青兒明日卽至伊有姊曰紅紅貌
俱伯仲已結廬在西峯下布置方完兒代兩君作永定能稱意
寇笑曰人家情急我輩在此胡爲姑再抽其一視之曰得過且
過迨乃大軒渠不能已已曰我輩卽於今夕往西峰得過且過
便了言已卽起與揖別曰再圖良晤妮子善事貴人呼僕然炬
登輿出門男女送客返劉遂與窈宿於東齋狗兒與一妹眠於
西廊銀缸背照互解羅襦對對子飛同心比翼迦陵共命均囁
誓定情焉由是遷延忘返而近寇亦絕跡私以問窈云想與紅

紅無緣另投他處宿耳月餘狗兒竟忘返日對婢人絕不計及
茶價一妹戀戀亦竟忘其所歡爲茶來者劉活語狗兒曰門外
有鳥啼曰不如歸去子聞之乎狗兒迷惑不能捨曰捨喪資耳
姊妹又多情若是行者奈何劉每語窮曰吾無母慈又賢子同
我歸當無勃姑姑之請窮應而不答狗兒每語一妹曰吾母慈
愛子曷同我歸當不聞姑惡啼也一妹笑應無去志又兩月山
中諸客已忽忽整歸裝一妹泣謂狗兒曰郎君歸也否曰歸耳
曰歸何時來曰明年今日曰郎君再來恐妻爲泉下人矣問何
遽至此曰隱曲難言耳窮亦汎瀾乞劉醫緩曰然則何所底止
曰此行窩也兒家在鴈塞城北其幽景尤勝此間郎曷同住明
年春暮當貰茶而歸然後以七香迎吾姊妹是爲萬全劉方懶
回狗兒已諾爰移裝回寨窮之撫母白雪蘊其頸春風被其面

拍掌歎曰嬌兒輩已自得佳婿門庭福哉居又數月資耗其半然尚有千五百金可作孤注仲夏疫癟屢行劉見狗兒無歸志頗焦急染病於床竟不起窮朝夕侍湯藥哭糲失聲而巫咸下詔氣只懸絲呼狗兒與之訣曰我鬼籙已登耳窈娘真心吾不敢怨惟憐家有牀頭人青春守志何事不難吾弟善視之吾目瞑矣狗兒至是始惶惑無計三更鬼燈暗鬼車啼劉竟呼負負而死狗兒痛哭爲之營葬恐有娠怨已更不敢歸視窈娘竟晝夜哭如竚喪靈砧音又轉憐其情究非北星聲微戀一妹兼嶺窟娘又數月資且垂罄一夜夢劉來握手涕泣曰家寢泉臺何能獨處乞若來共之心驚而寤視一妹猶酣臥懷中因口占一絕云文鴦交頸白蘋湖不及情人如意珠甘爲卿卿不歸去那堪月夜聽慈烏一妹亦醒勸嶺良媒亦於繡衾口和其詞云

阿儂曾住莫愁湖月闌波心小蚌珠我有情人無價寶畫樓莫
唱夜深烏狗兒夢咽不能成語由是玉體羸敗小鬟寢眠月餘
竟頽然不可以治其待死之狀宛劉之當日也一妹素柔弱幸
窈娘代司藥竈彌留之際呼窈娘曰卿卿雖屬僨君然賤子知
己也乞葬吾於劉郎冢右吾母來當指示之卿等當深珍重勉
事後人言已抽咽窈亦泣下曰郎君地下若見吾劉郎云兒終
守志不共偕鴛冢終居燕子樓一妹亦號泣兩顰玉臂上肉和
藥以進終不足以愈沉疴天微明含淚將終忽又啓雙眸問曰
吾必不得生當以逝穀告我彼究誰何曰噫那尚惻耶彼非商
乃貌作商者歸吾歸之雉媒耳狗兒一笑竟溘然逝而雙手猶
握一妹手哭哭昏其寢尚蓄百金爲之市櫬具備衣衾厚葬如
所嘱流文人泐碑碣樹墓門一題曰劉君貴六一題云柘君狗

兒明年狗兒之母望子不歸遍訊無耗有姬泣謂婦曰兒晨起聞山鶴鳴依稀是郎不還三字恐耗之畧者也曷一同詣霍覘有無邀翠有娘隨茶商入山車轔轔經墓側有娘識字號躍而下搶首而哭曰吾郎在是矣婦亦下躰足告天而哭曰吾兒在是矣此踊彼號聲震山谷孟姜之傾城無其慟秦娥之乞食無其怨精衛銜冤與物俱化自後每歲聞山必有異鳥二綠衣紺尾韻頃上下飛且鳴一則曰劉貴六一則曰狗兒聲相應也蓋婦與有娘精靈所化者萬疊巒一聲酸楚征人入聽泣下沾襟懊憊氏曰劉貴六忍撇嬌妻甘隨蕩子已屬非人若狗兒者忍逼慈烏化作冤鳥直罪通於天矣名之曰狗恐狗猶不食其餘然窮娘一妹初以機心而布雜媒旋以痴心而奉駕偶未嘗非眞情種也嘗聞人云山中采茶女雖歌嗚雜詠諧然不易

與人苟合若貌作采茶者在山則妓出山則良事已遂遇之再呼與語唾不顧甚有施惡聲者然當其惜別分襟無不飛燕依人涕泣欲死蓋結習如此也尤奇者山頭有大陰神廟神貌淨綈露陽道長又許盤圍腰際五六匝如蛇手握其顛屹然坐女子有小疾禱於神即瘳男女有私約誓於神即合有文刺史者詫爲媱祀飭毀其像而茶戶爭訟其女隨商逸去矣士人懼私復其像則女雖與商人盟海山誓天日終不敢離故鄉此神道之最奇者未知劉與狗兒亦曾祀大陰神否一笑

聯報三則

昔有某甲中副車家貧鮮生計藉幕游翻口落拓可憐行至山左閩郡守由孝廉出仕雖異籍而科分與己同年投刺用同年字樣意在乞憐小助行李素黯刻批其刺尾曰鄉榜認同年

奉省可隔省則不可而况甲羞赧而去旋入營參軍務登荐刈
晉職大令授浙之某縣蒞任未久山左某守卽此邦人士時已
削職歸田園其弟誤拳人幾斃卽怒其橫判符遣役持鎖將綰
之某守無已投刺來謁乞從容甲亦批其刺尾擲與之曰紳士
說人情現任可卸任則不可而况又一婁生與薛生相友善稱
莫逆嘗登雞壇與之盟曰天地爲証日月爲任自與之盟富貴
毋忘患難與共雖海爲枯石爲爛無渝此盟焉已而婁生發籍
出爲閩之大方伯薛則伏處衡茅三餐常不給屢致書於婁不
報以爲道途遠耳親族勸駕謂婁非忍者必不忘忤白夜薛果
別妻子乞食徒步入閩闈者三通而後見坐定略寒暄婁出一
聯與之對曰南方地暖難容雪薛知其敗盟卽拂袖而起曰明
公佳句又難南雙聲甚難有偶緩以報命明日卽出署乞賈人

舟挈之回發憤下帷讀旋成進士入木天不數年竟作山左大
中丞時婁已墨敗籍其資妻孥將行乞無已走貸於薛薛見之
亦落落小酬應婁因告以所苦願充幕賓薛微笑明日贈白金
盈儀中有一箋書云化地風高不用櫻此二則不記見於何書
亦不憶聞於誰氏吾皖適有一事宛與之同六安陳生少年食
廩餼素負學校名然家雖豐役妻子如奴僕接輿臺若弟兄性
嗜酒腸胃常枯自恃倜儻嘗署箋於戶曰富貴通隣有某生與
之不洽夜書其扉曰富妻兒嗟沒禪貴里正來拜會通三朝方
出恭其爲人所鄙又如此一日有秋風鈍秀才游學來邑投詩
於生談頗洽卽欵留傳其幼子久之生屢以謔浪凌折其氣秀
才均忍受歲云秋矣山家萬室告成生偶約秀才行罷畔看收
稼穡豆田中有草根狀如孩兒參者俗名雞腿子嚼之味甘而

潤生得句曰豆葉荒田雞腿壯囁秀才屬對秀才曰雞腿鄙俚無典何必浪費心思生以爲無才憔悴之秀才不悅因而齷齪大言曰君以爲貴耶區區廩膳生僕亦能致生怒唾其面曰俟爾前矛我已入閣矣秀才遂辭去又六年生如故而秀才竟由詞林爲旣之學憲按臨至六安生託病不往秀才怒遺臘文縛之來涕泣叩謁乃笑語之曰陳閣老尙識故人否昔日之聯今方對就何不曰杏花歸路馬蹄香耶生大惶恐以首搶地登登有聲已而榜發生竟以拔萃冠軍益自愧焉

懊儂氏曰人之游於兩大當與世無爭遠避恥辱已耳又何必存心輕薄動以粗暴之氣凌人哉然身受其害者亦誠可憫焉昔有一士入當道幕嘗與東人玩月東人出一首聯命之對曰月月月明八月月光月皎潔士一時窮促頰赤汗流東人惄惄

之士遂羞愧以死魂寄衙齋每至月白風清必出而負手游行
中庭口諷前句且語且走十年矣歷任集釋子羽流多方超荐
不能除一日有幕賓某名士也見其狀隔窗遙語之曰此有何
難請爲君屬之曰更更更盡五更更更鼓更淒涼魂啞然曰妙
哉遂隱

閻王斷

龍岡境北斃社湖西水鳥風帆露蒲烟柳風景絕幽間昔有田
爾買者以捕魚起家容膝之茅打頭之筵忽易而爲高樓爲畫
閣矣而峯巒絲綸不能遽棄更於門前大溪設欄河巨網每至
罿曲春漲漲族鱗宗無纖巨悉揚磬鼓鼉爭乘怒濤意投渤海
觸網即不能飛其製槎之類也而土人名曰閻王斷忍毒可知
矣一日有野僧衣黃袈裟兜髻碧眼趺坐門側擊木魚丁丁然

聲言募化田間大師需錢乎米乎柴薪乎貧家不吝布施曰是
皆非老衲所需者曰然則何募乃膜拜合十曰願檀越發大慈
悲行無量善男生涯罷舊業田難之曰無已惟乞明日卓午三
刻暫懸九最緩投百囊則老衲感甚神天感甚曰此卽無難行
當如開士語聊結佛緣也示東道情邀至廳事堅留晚餐却之
不獲歎之良殷乃飽啖蔬筍而去臨出門復涕泣語田曰居士
無食言否田浪設誓曰違則陽侯沉吾居耳晨起田恩何物髡
奴阻我網罟是必有異至午而三四丈之墨鱉仍投橫流少頃
起網則跳躍而潑刺者爲極大之赤鱗公目眩因口開闔若乞
命狀田喜呼庖丁破其腹剗其腸醢之供晚餐味必異於槎頭
鯿也剖之蔬筍猶在腹內有丹書一行若篆籀者云三次入龍
門五次謁真宰許爾化頭陀捨命走東海謹防閻羅王命盡田

爾買田見之若僞爲不知也者投釜鬻調鹽或供老鑿大嚼焉人爲之危不顧也是年秋忽又來一僧雖青鬢緋衣貌極韶秀至田門首呼田致辭問何來曰洞庭釋子尋師至此者素工青烏術適見君宅不祥方外仁慈敢不以告田適有微疾倚杖呻吟信之乞活以術僧約略指劃門庭故作神奇臉語夜歎以饌不食姑宿廳事村柝轉三更僧忽手拍匡床厲聲而大呼曰咄欵欵古清風何世無用庭長情如我山神老子閻王斷簡流水且報赤鱗仇無匿盤渦底吾于吾孫掉厥尾取虎之智烏能已急急如律令言未畢突大風雷轟然一聲地崩裂成巨潭男婦老幼陷無一活者惟一老嫗後也前數夕見家主魚其首飛去悲汗漫而游於湖夫腹內丹青死骨燼燄而神皎且報之

如是之毒彼戕生禽而獲利昧心而妄譽者可不懼哉此前明事

慎儂氏曰吾鄉南臨橫治諸山巒翠堆巔峰巒重疊登城堞望之誠一幅天然圖畫而潛蛟多由此出夏仲孺嘗將齊磨鑠刀矣忽雷震一震其壁鑿升斧裂巖傾水如山立一臂限頃頃若怒濤繩城而下雲阡錦陌一望茫茫村爲墟而民爲魚矣其毒誠不可勝紀嘗客山左遇一異僧云伐蛟之法甚夥惟蛟性畏聞鉦鼓而吾鄉桔槔運水者必以鉦鼓鳴田歌蛟又畏田際植竿木桂燈籠而吾鄉每於正月必家家然天燈有高至數丈者始知一鄉風俗皆前賢所定蓋無處不關學問者也蛟之將下大湖遇橋梁不敢巡過挺挺然直立鳴鳴若牛鳴少頃挾巨浪如阜由橋之邊岸飛而行又湖口有廟祀水神也至此又嘶鳴

不已少頃頭落入湖如冬瓜眼供魚蝦饌人云鯨腹有斬龍桃木劍水神爲金龍四大王皆制蛟者也驗蛟之法大雪時望山上獨一處無雪者其下是爲蛟宅又孟夏之交其地多蠅蚋叢鬱者亦然旣閼裂而出矣其法惟見水頭有大魚二群而前導或兩巨蛇隊而前驅蛟也其上流必有浮萍一片大如席蛟用以自覆者以女人穢布搜澤蛟卽化作小魚或小蛇鑽入贊泉必於數百尺外仍閼躍而出視之以告長官之留心民瘼者又蛟之所過水高一丈俗以爲天助三尺蛇頭三尺昆蟲草木均三尺已身一尺驗之其時梁草梢虫吻處吐水涓涓然人有誤掘得者方肉一大塊無頭尾鱗爪油炸醋炒而食之味如王鮒魚但一言蛟卽作雷震傷人投一點水卽翩然飛去究是神物變化不測也

別妖樓

吾鄉舊隸南唐李後主新令江公夢蓀車駕甫蒞境吏人請卽就館舍間何故曰官廨素多懸晝出而害人公歎愕軒渠曰是不可以爲訓也叱御者進草芥滿其庭尋苔溼其砌略剪除洒掃卽解橐搆榻擬安眠明晨起視事牘來僕從均怖而逸潛宿百姓家公秉燭按劍坐觀案牘乃寂無聲更餘神倦甫就枕聞脊剝啄其扉者呼曰江夢蓀速出連呼之公應曰行卽出矣少頃鬼聲啾啾鬼影叢叢燈爲之黯黯搖搖然小如豆又呼如前公怒掀被而起着衣冠束帶秉笏而出焚香中堂再拜而視之曰吏有廨宇所以達民情勘訟獄也鬼有祠莫庶得安幽靈避三光也今某奉天子命坐鎮茲土例不得假館外閭不知何物夜呼江某名召某出然則藐江某耶藐天子命吏耶今與爾約

其速遷徙而遠避之庶幽明分邪正別若抗而不逸江某非任汝揶揄而不能懲汝者其凜遵某語既往亦所不究視已再拜而起聽梁上有嗤嗤匿笑者堵下有得得狂步者窗無故自開戶無故自闔鉢筩亦無故自鳴公怒曰若輩是真欲與某抗某亦不懼掩扉滅燭倚枕聽其擾少頃鼾聲嗚如雷而懸亦逡巡隱明日衆爲公危往視之公端坐如故無畏葸狀人多奇之判事旣畢袖臺艸疏拜而授於邑神厲聲曰吏治梗頑之民神治邪穢之懸若兩不治皆失職也吏之庸當劾神之疎當貶江某初任夜有魅擾衙齋公然無禱誰之咎也吏不能治魅而神不之治江某當入告天子竊爲爾神危於畢夕臥於室間中庭金鍤交鳴有暗嗚咤叱聲有哀號乞命聲一霎旋寂晨聞隸報邑神廟階下有死狐三頭皆刖其左足云公感神德爲之建寢樓

三櫬額曰刑妖渺文記其事公多善政愛蒼赤如骨肉惡大猾若寇仇旋內擢跨去攀轅臥轍出於眞忱非故事也邑之東關外民家嘗患魅擾釀資走數百里往告公公書一紙與之曰八風山海鎮石敢當民不知其何意第持歸粘於壁魅見之啞然曰此公又來耶長嘯而去遂刊於石至今猶聳然擅通衢

禊儂氏曰吾童時嘗游於樓下不解其命名之意而縣志亦不書邑父老亦不能言其原頃閱鈔稿古談及各家小說均分載之故嚴略以補志乘所不遠每逢歲之上元節樓下燈火最盛銀花火樹爍爛爭奇鳳管鸞笙幽揚競響傾城士女聯臂蹋歌誠江北一大觀不僅爲最爾稱勝景也惜兵燹樓毀頃間已重建矣可喜

秦二官

康叔故里秦生行二人呼之曰二官雖困舍無餉黍肉相風采秀逸玉貌翩翩喜着白衣衣村婦之襯者又呼之曰秦白鳳然二官最胆怯不敢浪逐野鷺鷥年十六尚未娶自思既屢讀易學貲終不願把犁鋤走牛後東隣寡四娘工角觴戲裏頭游通都多往來士大夫家其夫亦能吐旗吞劍賣藥鬻券利倍秋成遂以爲業生女名阿良年十四五卽解繢纖蝶掠蟬翼輕趨燎俏傅粉簪花不屑作村姑執乘間隨母氏坐廣場角舞畢持白疊扇索觀者資流盼送眸風騷動人浪子富兒擲金錢如雨矣其母潛教之練氣輕身法能以纖足走索併迴承甞踏梯弄盆子諸戲性又靈敏月餘盡得三昧宛若穿花舞草中舞又不屑道矣嘗游中州就上河廠張布幕擊鼓鳴鉦雜胡琴阮咸譜藥叢叢土女爭請良姑發聲遂覩覩而歌曰隴有青苗防歲歉

橐有黃金防盜劫、不及花間雌蝶蝶。到處飛來到處歇、飛栩栩。
還翩翩歇上枝頭香可憐。情人莫唱古離別、太息韓憑欲化烟。
人俱贊歎以爲此兒有鎖子骨、真無價寶也。囊橐旣盈、結隊歸
里偶行隴上、見二官如玉山上人。忽星眸凝注不轉瞬、二官反
俯首、頰殷然。女笑迎之曰：「三年不見、誰意郎長成如此！」表表二
官勉應之曰：「良妹何時歸近？」亦端好、不比髫髮蓬蓬。相約擲鞶
鞶打鞶鞶時也、由是含情芳心迷注。一日二官更鮮衣、倚樹看
田水。女自後以纖指搔其腕、二官回頭一笑、態更嫋然。女笑曰：
「二郎貌何如好女兒花、十分嬌艷？」若投吾黨作僞婦人粧、顏施
粉黛、真令雛伶拜下風也。言已、探懷出繡帕、包櫻脯棗乾、送近
鼻觀而笑曰：「郎嗅之有汗香否？」因代納袖中、得摩挲其玉臂。示
愛憐、二官笑受之。低語曰：「妹妹深情、已篆心版。然宜少矜莊、無

使翁媼見受敲拍也。女嗤以鼻曰：「郎非抱木頭者，何痴語厭人聽聞？」妹在中州，誠未見有美男如郎者。倘有之，早喪其璞矣。幾見竿木家兒而能終守其雌者耶？二官聞之，亦怦怦心動。旋有隣娃來嘲謔，遂散去。至夕，二官方倚枕冥想，短檠滅矣。忽簷際有墮物聲，窗外光遽閃，旋聞纖指叩窗。方駭愕間，聞鶯聲嬌喚，曰：「秦二官睡否？」二官知是女，披衣啓扉。女已掩入，提白紗小燈，着碧羅短襖，弓鞋窄袖，艷更絢倫。問何能來，曰：「二老不睡，坐榻話家常，囁嚅許久，累郎久候，心甚不安。頃自鴛瓦上行，郎未聞響，靡靡否？」二官狂喜，抱之入懷，曰：「妹之仙踪，何殊畊隱？」曰：「小術耳，何足異。然郎君何修，不費一錢，得妹自投到。昔在中州，幾將富兒想煞，終不如郎君。」言已，登榻，恣情冶燃，狂蕩通宵，聽雞聲唱，忽忽着衣去。僅隔一舍耳，由此往來甚密。將及半年，牧兒夜

起飯牛見二官室內燈燭煌煌偷窺其窗瞰之則男女方懷抱飲酒手擊牙箸低聲唱山歌情態極褻童出而語伙伴外間遂有知者風聲既張漸達四娘耳微諷女不言亦不怒一夕其父索女不得大聲疾呼女忽如蒼隼自簷際落其父乃疑及二官立鹿町揚言曰秦家牧牛兒好胆量敢捋虎鬚他日吾拳不饒耳時二官父母已殂哭泣隻影依叔爲生叔本諱原素畏比隣私泣謂二官曰阿叔不自振田疇又凋零致吾姪鰥始有非禮事然吾姪秀韻宛若書生行當發籍以光門戶奈何仇豺狼曷去而督賈以避其鋒二官涕以應惟誓言改悔叔卽挑燈作書與江上友人某託照看藐孤送之十里外途中拜別踽踽獨行回頭嗚咽不已一日抵京江以父執禮見某某卽留之學貿易女聞二官行時時詢踪跡日久始知然轉憐其柔弱不怨其薄

倖也。朝朝暮暮寢食難忘。其父視作錢樹子。不忍加鞭笞。惟云吾技死工夫。惟漁色卽損輸口不輸身。前輩衣鉢也。女由是怨父。仲秋將之晉。挈登馬背。鐸聲鏗然。行至鍾離界。忽夜起易男于粧。竊馬裹資而逸。時二官在京口。不知也。夕方掩燈眠。聽雙扉鏗然。未及呼問。而口脂香語已在耳畔。曰秦郎好男子。忍舍其婦耶。審音良確。推枕而起。敲石然釭。覘之大驚。乃一俊男。亭立榻畔。女笑曰。郎不識妹乎。脫帽露雲鬟。褪靴露玉筍。始知其僞。作急裝耳。問適從何來。遽集於此。然則夢中耶。女曰。非夢。妹真來。卽滅燈。僵而臥。就耳根。歷歷述別後事。已實戀郎。始潛逸至此。厲古寺中。已三日。訪熟門巷。仍由屋上來。乞郎勿怖。二官驚喜交并。卽與狎暱。而媾精後。時時有歎息聲。女知其畏禍。曰。郎餒於此。妾已籌之熟矣。天將明。卽飄忽翔去。次夕女又來。

携小餚饌碧酒盈尊作竹葉色多方媚之使盡一爵醺然頭爲暈眼爲炫心鏡遽昏伏几若暝女起以被裹其體加以紗羅載指咒之卽輕於嬰兒負於肩吹燈拔闌出仍躍登垣颯然已越峻宇走窄逕入古寺矣解而臥於床出藥末吹其鼻二官魄而甦環顧四壁曰此處亦不足以藏駕偶也曰終遠逸耳不然二老且至曙色將動晨鐘乍鳴仍易男子冠履呼行童與以房值率馬於廄飽飼之疊騎而行至浙之西湖資垂罄矣二官以爲憂女曰妹有隨身噉飯瓢尚餒吾郎耶假館舍始反初服且馳粧明日擇寬綽地畫中矩央命二官坐場角觀陣女陳百戲得資甚豐由是同居宛伉儷焉暨晝夜御羅緘二官亦願老是鄉女忽謂之曰昔以技售今以術鳴得資必夥當男市欵段與郎談笑過錢塘袖出一卷與二官閱皆符錄禁書曰此私竊於老

父者奇幻百出可奪人神魂悅人耳目得此不憂貧也二官云
夜夢大鷗寤尚心驚卿且少憩女不聽卓午携具至城隍山下
得坦處袖出青紺幕圍之約十畝地女與二官均坐而鳴鉦人
如蟻集幾傾城口呼咄咄者再幕忽分裂爲門爲戶爲堂宇繚
且曲如蜂房房中走出窈窕小婢子梳墮馬髻簪牡丹花大如
盤紅衫綠袴蓮鉤翹翹跪問姊姊何所遣使女笑曰阿姊小
病姊夫又文人恐坐食且困汝有絕技可隨意博市人歡不須
請題也小婢乃揚袂而舞歌曰茫茫兮忽忽兮翩翩翾翾兮柔
若無骨兮金銀縵閣仙人接願爲仙人梯長梯仰視碧落神迷
雌嚮已袖中出十餘丈之綠絲繩子結其頭仰擲於空上接霄
漢挺挺然若雲際有持之者祿袞告女曰兒擬上天邀王母侍
從諸仙咸來奏技姊姊好否曰噫空青湛湛恐失足卽成蘿粉

兒不懼乎。曰：兒有術在，可無慮。乃攀其縫，手持足盤，如猱之升木。須臾，人影小於燕，旋覺笙韶遠引，香風四流，有美女子六人，服采鳳留雲之服，百蝶蠶花之裙，耳懸明月珠，足躡鳳頭舄。一自雲中來，引繩而降，與女略爲禮。或吹笙，或擲笛，或彈箜篌，或曳圓腹，音節鏘鏘，聽者神逸。謂此曲只因天上育也。一時十色五光，天花亂墜。再視繼已烏有。女起以齊紝索錢頃，刻十萬貫，置二宮前。女忽發嬌嗔曰：婢子迓客竟忘歸，然則逸乎？卽請諸仙席地坐。女子引吭作歌曰：遇子兮山阿，期子兮銀河。涼颯習習，生微波。飛瓊贈我青雀舸，勦子且傾金叵羅。白邱山下冢何多，人不學仙可奈何。正轉節，向幃中喚出鬼奴二。一頭大而身短者，一頭小而身長者，行甚緩，步甚速，三步而已。在女前，張皇四顧。女自後踢之，啞然無聲。洪聽號令曰：爾呈梯雲。

術送仙人返天上。夕以魂肉啖汝。鬼奴蘸首。女又一一自幃中
喚出小鬼十數。大頭者懼然立。小頭者以足承其肩。小鬼魚貫
均以次而登。纍纍然若壘。十二丸而不墮。危乎高哉。女起送客。
美女子裣衽而退。已而齊攀鬼肩。亦以次而登。少頃盡杳。惟鬼
尚在。忽一翁一媼。賀賀然來。遽掀女髮詈曰。淫婢不羞。乃在此
耶。二官駭極。從人叢中馳去。蓋女之父母。均蹤跡來。幸攬鈔未
及見仇。二官徒步乞食。仍回京口。達居停主人舍。主人正咨訪。
問知其詳。曰。危矣哉。此幻術也。若誤斃毒手。吾何以對汝叔。且
小住定心神。再授以事女之父母。時已黨白蓮。恐女在外洩陰
謀。故縛之以歸。私與婦計。曰。孽種不殺。却終爲門戶羞。奈何婦
大不忍。曰。吾女掌上珍也。昔在中州。亦可謂還債子。何遽無情。
且女大終適人。曷嫁之。拔汝眼中刺。其父以爲然。適中表姨姪。

袁三小亦漫居古泉山者年三十尙未娶呼之寒潔而如無裝
遍作贅增婚三日卽酬以百金曰草草花燭便無粧蕊乞以此
代袁拜辭携女策蹇歸二官亦不知也明年有鄉人某客游袁
口過二官於途堅邀茶話某云女已歸人不知何族其父母忽
棄家而逃殊詭秘不可測二官問之喜始動歸念其時伏臘拜
辭主人云歸而省叔主人與以俸命留裝於肆肩負小包裹打
槳過江越三日道出竹西夕陽在山尙奔走不輟出西郭門遇
袁三小素無一面因結伴行途中攀語問姓氏述旅情投洽於
東遽稱知己西風獵獵暝色漸昏將抵山庄二官揖與之別袁
堅執其袂曰深夜將何之且伏莽繁多毋孟浪微歸在邇請卽
少休晨起送君至大儀康莊可無慮也二官辭以不當曰是何
言與朋友有緣何計及區區一餐一宿固留之二官闔村柝已

起犬吠人行卽欣然躋之入坐草堂中間袁詣內呼其妻曰男兒歸矣有假宿客可煮酒潔饌盡衷道情女自屏後覩省二官猶不知也少頃袁審燈至旋煮茗至又携尊粹盤至往來營營意極殷渥坐對餐飲主客盡歡各微醉眼俱翳矣袁起爲之設艸榻安衾枕視二官解衣脫帽方珍重殘杯牋灑返內闥二官挑瓦礫視院宇頗慳慳參以臥正思田舍留賓何其過厚忽有推門入者視之乃昔日西湖相別之情人大駭女擁之坐涕泣述二老逼嫁事甚悉始恍然主人卽其夫也曰子已得所但田有種不愁不作富人妻賤子萍飄零之可憐當時無主逼裝飾負汝哉爲汝大辛苦奔走足底裂旋遭父母辱至今遍體多鞭痕風雨必痛逼嫁渠終非了當子卽不來我亦遠逸今宵之遇

天緣奈何以冷語冰人心二官恐怖曰無妨渠醉必臥臥必如雷雖毆之不能醒汝何懼爲二官厲聲曰卿不去究竟若何曰仍與郎逸以了百年二官急搖手曰莫道莫道羅敷自己有夫使君亦終有婦卿休矣卿夫待陌路且如是况同衾共枕人耶卿宜耐之不可萌惡念女與之大詬厲二官懼起覓行李意在奪關女笑曰鼠子尙對貓兒奔耶嘶纖指二擊其肩如中斧鑽委頓不能興女徐出白花腰巾縛之殺光滿粉面執燭而奔少頃血淋漓濺衣袖馳告二官曰已矣解而曳之入視袁巨肢體裂臥血泊中二官痛哭且戰栗女叱止之以鋤深掘牀下土壅斷骸除血跡席捲其資家之惰農正酣眠故無一人知者女挾二官出以火種插茅蘆中東行里許回視烈燄冲天村已燼矣二官悵悵隨之變姓名賃宅揚州城隙心胆俱裂每夕必命

二官狎而二官頹然枕上告疲。女出紅丸與之吞吐上媚藥也。
朝夕防閑不容輕出。一日女飲而小醉。生乘隙走擊大令鼓泣。
訴女之殺夫狀。宰於前三日正得袁族罰。不解其故。聞語發捕。
縛女至。初極狡抵鞭之而不啼。二官云。伊妾中有符錄之印也。
除之不假三木而承。惟罵二官曰。忍哉。何負爾。而陷我於重典。
宰以二官非同謀。且首告。憐得其情。而曲宥其死。然究由奸遇。
始戮其夫。因提之出獄杖一百。戍遼陽軍。不赦。至冬正候遭發。
聞有呼於市者曰。寇阿良。凌遲於揚州市上。因倩工畫袁三小。
小像長竿挑之。而往市中瞰女。肌膚如雪。行刑。傖子刃搖搖不
能下。二官在旁叱之曰。好男子多研若數刃以慰其夫。刑已。二
官奪刃躍而呼曰。好友爲我死。情人爲我死。我義不獨生。尉刃
就頸。傖子奪之。頭已殊矣。市人目爲義士。集資買櫬。具殮。寄佛

寺中其叔聞之痛哭昇回瘞於故里當女之縛詣市曹也經獄
官某唱名女斜側其眸顧之一粲某歸而痛哭曰寇阿良絕色
也不能身交當以魂殉是夕見女果盈盈入衙齋顛倒溼軀猶
陳雜藝已而與某歡狎若忘其爲刑之餘者由是夜夜來一夕
自摘其首置几上出梳作盤龍髻某在幃中見之驚而大呼遂
絕

懊儂氏曰性之曖者爲情情之發者爲慾慾之結者爲孽孽之
凶者爲禍秦二官身兼之矣王法殺夫論奸推本窮原二官究
亦難逃法網卽原情未減亦當擬絞僅完其軀脫然僅以褚衣
登程亦倖矣哉而手假刑刀毅然自決其首旣報良友又殉情
人則不謂之偉丈夫眞情種不可也噫奸則近殺誰謂風月場
中皆好姻緣耶

剔銀燈

吾鄉北郭有橋名曰鎖岡俗傳其下有窟宅若洞天內皆朱提
纍纍若金穴然非有鬚女無鬚男適相逢偶而開之不可得誠
離奇縹緲語也有秦郵某品極貪鄙生平不識父名不詳母氏
惟見白銀則作鷺鷥笑雖小讀詩書胸究無點墨退而學弄船
是年偶過長湖運紅蓮稻販山豨蔡停泊江口以事入城月夜
回經橋下過忽見斷岸邊有朱扉半掩獸面金環搖之鏘然鳴
心謂屢由此過從未見有此世家然則在昔未曾留意乎推其
扉訇然遽闢悄焉走入試驚以噦無一應者大聲呼亦無一應
者遂放胆前進見正西堂宇大書金額曰地不愛寶旁有白榜
青書一聯云鑑縱如山豈半點得墳貪壑源真似水許千年永
鎮橫流某默識環顧四壁則果如星謬所述者峨峨不動或大

如斗或小如杯堆積縱橫誠不可以數計左右兩人亦復貯之某俯拾卽得一小錠袖之約重十兩意且代掩扉速鼓棹來陸續運回邑可立地成石崇矣再視中堂有巨甕三內皆蠚膏一穗孤燈熒熒欲驟均以指剔之光明頓生室中寶物更粲粲盈其眸心喜足忙仍奔從原路出告其妻出銀視之艷如雪白如霜也急刺船往天已明矣尋朱扉杳不可得惟橋畔沙際如錐劃草書一行曰鎖岡橋鎖白鑑天所留神所掌秦郵某心莫養賞汝剔燈銀十兩幽闌深深毋妄想

瓊瓊紫霞貞姑

金陵某富兒意極豪邁嘗以金箔數萬張登臺城臨風放之如蝴蝶飛空燦爛炫目時當春際見委巷童子結隊放紙鳶俗名曰風箏不過以慈母綫送入少女風觀其跕跕耳而某意未足夜雨秋燈續錄

謂藐爾一葉不足當大王之雄命工製鳶之極大者峨峨若廳事東壁糊以厚帛施以丹青扁銅爲絃空匏爲笛銜嵌鳶口乘風直上嗚嗚然若鉦鼓齊喧大讌饌至通城士女咸翹首望側耳聽然必繫以粗絇數百丈挽以健兒數十人若壓以石石爲之轉綰以樹樹爲之搖矣門下有客陰生好奇尚俠膂力過人嘗與居停佃人鬪曰少休我挺然立汝第曳之移一步老子卽縮首不敢濫廁富家門佃爭拉之果歸然不爲動是日贍侍某出游見數十健兒正挽薦汗浸面氣促膺喘之衆曰君莫旁觀莫怯力也卽怒曰若等只可聽黃臉婆子驅使何足云力如老子一身卽足以羈之衆詫絕欲窮其誇遂以絇尾圍其腰且紩結固初頗山立旋大風怒號足遽離地霎已飛空衆欲奔救已騰雲表視人影漸微雖大聲呼號終爲等韻所亂然究亦無術

留仙人裾也陰於是時風不辨聲雲不辨色自分必死聽其所
之姑張眸俯瞰則塵海茫茫闢闔純作白色若江若河若山岳
均無從辨認少頃日暮飛鳥投林夜無銀蟾愈形漆黑惟觸身
拂面如蘆絮如柳花紛紛屑屑然心知是雲鳶引之通宵行晨
風動愈高舉途中見有偉丈夫騎獨角獸者美女子跨九尾鳳
者老叟策蹇者稚子跨鶴者或甲仗前驅或旌旆後擁陰大聲
哀號皆昂然過若未曾入目者實不知其神也仙也自恨實無
生亦無死法卓午風力微軟然猶高不知其幾千尋下視人寰
又不見一物此公平素最善嘯啜飢火燒心腸轆轤如雷鳴日
又下春而封炳又怒欲以齒嚙絇斷排傾墮以絲又苦絇粗齒
力已盡而皮肉脫落股痛欲裂乃堅闔雙眸難念轉已忽聞耳
畔有女子聲曰奇哉何方來此生人味一女子聲曰然則下方

真有冲舉者耶一曰吾百年不見下方人矣一曰妹竟
一繩翠之來者不知是何衣冠形狀可榮曷命糸杖之止藉
問人問然宜速緩則西逸遇罡風卽殆矣陰喜有救啓目覘之
乃一大山其高接雲猿鶴喫其無聲花萼紛兮萬色樓閣金碧
林壑幽屬榧石邊環以朱欄立美女子二笑而指點忽童子張
兩翅飛至手握其絇遂罷於大樹之柯乃堅抱之女子拍掌狂
笑爲之灣柳腰綻櫻唇也視童子雙髻錦半臂闊豹裙赤雙足
年約十三四粉面朱唇亦旋隱因船尾樹上爲解其縛一手
拈絇如綫一手提陰如孩自高處躍落陰向女跪拜謝援救并
自呼餓女子命童入持冰甕兒飯與之餐言已携手詣內云當
告於吾家瓊瑤紫霞貞姑一覘俗物聊以廣見聞女去童果以
石益盛飯至其色如胭脂雪陰思此藐小物飯不多容何能果

腹三吞兩咽飯卽饜求益童不許然腹中亦竟不餓且香軟甘美知非凡餐舌本生津如嚼生蓮子者俄頃二女出望之招手引入內園階下大池白石甃就朱魚五色潑刺出波階上倚簷直樹一株花大如盞花瓣落地其聲鏘然皆瓊瑩珊瑚片也有十數美人宴集花下袍服炫爛陳設陸離飲饌芳烈侍女艷服而鶴立者五六十人各有所司女引至筵前令稽首謝上座者頤指命降至階下拜若惡其有俗氣萬不可近者衆美人皆微笑而上座者當是紫霞獨端凝不動若預知其逐紙鳶飛來者似無足輕重與一碧冊金書令跪而讀之畢卽令召虬子來二女童耳語良久童笑卽拉之出以鳶問陰曰此物在下方何名曰紙鳶耳童不解何謂陰間紫霞姑何仙此爲何地曰汝莫問聞亦不知但一飯便易汝矣貞姑傳語命我送汝回汝尚抗傲

不叩謝我耶陰以其稚而輕忽之略與拱揖童知其慢曰終當
小苦汝就樹挽絰墮手掐之寸寸斷曰枯朽矣棄之反身復詣
內須臾持一短帶出繫陰腰曰閉汝目中途莫輕啓違卽成蠶
粉矣陰諸童引之崎畔手提其軀以擲心鏡尚朗聽耳際風又
呼呼鳴頃刻到地尙有八九尺之高帶遽脫谷冬一聲跌落人
家屋瓦上屋內主人正怒子婦以爲怪欲擊之哀白所由人俱
不信然臂幾碎股幾折矣幸仰首視長帶如虹如懸絲尚裊裊
在空際暮雲遽合影始杳然主人始悟之間其地乃山西延安
府城北也明日告市人人多軒渠以謂此公之游得未曾有由
是不敢多述館僞言久客之落拓者乞食返金陵重見主人主
人大吆喝以爲鬼旣聞其由來則又大喜蓋其家眷屬正與主
人訟不休自是始息後果享大壽健步能日行百里遙不須策

杖人間冊上作何語云陰某某月日曾於風雪中救一生產女
丐上帝嘉賞準於是日肉身到此飲美餐延壽考云云

懊儂氏曰駕鶴上漢驂鸞騰霄古之仙人不知刻苦到何年何
月何日時始得此境界然當其飛出塵寰高入雲表回覘下界
已獨身輕脫然寡累想其時樂趣亦不過如是耳而區區一富
兒門下客竟以紙寫得親嘗其樂固當私衷慶幸何至放聲而
號直至力盡聲嘶始堅握死念宣其爲美人所齒冷也至墻前
叩頭美人以俗物擺之不容親近香澤使稍有人心者卽碰死
巒石上矣何樂乎生返爲哉然此公亦可謂壯游奇游令我艷
羨令我捧腹

掌娘

角觝戲中掌娘忘其產自何郡西之眉南之臉有態必俊無詞

不溫大家富兒咸爲之惑然箏娘頗莊重語稍饒卽翩然去不可狎也其翁教以運氣吐納諸術能翹纖足作商羊舞飛行突上柳梢頭不爲之墮墮亦三躍而下從不假纖手挽柔條輕借力蓋其力均運於兩足故耳年十七已爲其翁擇家資數萬金可以抗鄉里潛謂翁曰兒終不適人乎翁躊躇再四曰是誠椿庭所刻不去懷者然金龜婿旣不可攀附田舍郎又不足與儔大邑通都何處不至兒曷自相攸乎一日携至袁江上至監河下至閘吏以及興臺賤人咸袖資榔鑰觀箏娘戲以一見其嬈俏爲榮於是官署宴會茗肆喧呶無不道箏娘羨箏娘也時當卓午樹影微斜大隄之車長河之舫皆有游侶追續勝情其翁携箏娘艷服騎小欵段出城闈覓廠地不須結幃卽成廣場命女立中央婷婷然楚楚然蕪瘦環肥萃於芳體嚶嚶一聲人蟻

集矣其翁立場角鳴鉦號於衆曰兒大終聘婦女大終適婿有
緣卽相逢無緣不能遇蹤跡千里遙姻緣一綫聚攏雖月老持
葦闌那輕觀箋人亦不妨富兒亦不懼但有赤繩牽不要七香
御請卽鞠就場手櫻文鶯去江南多芳春早賦河洲句號已鉦
又鏘然鳴衆皆知此老相攸凡無妻者咸萌非分想翁云吾兒
挺然立不拘貴賤不計老少不分妍媸能有以兩手抱之離地
寸許者卽以女妻之老子飄零所不悔也然吾兒處子不輕易
與人近請先擲銀五兩不能抱之起者銀徒入吾橐有好男子
請登場一角無失事機言已鉦又鳴女獨立色轉靚翁云吾
兒雖陋然到處多蒙貴人賞至今守雌簪上守宮砂可驗貞潔
耳其時隄上柳營多武夫游擊將軍哈四虎守備將軍笪一龍
皆素以膂力鳴監河使者麾下冠也哈嘗兩手提鍤鑄獅重百

斤者二笪，箬兩手抱石雕龜重二百斤者一疾行隄上八百步，然後釋之走跪監河前呼萬歲面不赤氣不促人中豪也是日聞翁言以爲雌兒輕盈若風前嫩柳不須手挾卽一指已可倒跌唾手得之當令作婢妾或贈友朋比侍卒取銀至乃詣女前轉首謂翁曰翁不悔否翁大笑曰爲吾兒相攸得如君等婿可謂榮矣何悔焉二人喜竭力抱持而玉人山立幾以蚍蜉撼大樹颶颶仆金剛終不能爲之搖動觀者闐堂笑二人益慙逡巡逸去然富兒素習拳棒者猶自飾容首希冀美人憐月餘均退避三舍翁一日謂衆曰日內已得君等資共千金矣吾兒遺于歸不患無香奩費明日遂行又年餘翁又携女至仍如前語一時豐於橐者又袖資來如蟻之暮臘客有自河北來者見之潛謂衆曰君等休矣以金與渠何如擔雪填海昨在燕臺見一二

武士乃大有名望之武狀元侍衛官尙不能得是兒兩蓮花瓣
玉筍牙恐有貼地術也于是衆皆沮喪去謂終不能得綵毬分
隣下育必生雲郎者少孤依嫠母以活年十七新爲博士弟子
人均以貧輕之不願與以女雖翩翩俊宇而落落塵寰尙無中
饋書室短牖面水開窗見女顏色久矣心雖愛憐徒歎錦薄東
隣卽佛寺長老如是公高僧也智慧慈悲掩關習靜從不輕出
虎溪一步忽扶杖水次看女久之歸卽召生并召老母曰郎君
冠矣奚可久繫老母以貧對曰兒婦已在目前何憂貧爲母子
均憫憫又曰大隣之女非耶此女數合偶郎君且多福壽能相
莊毋謂風塵中無簪綏命婦也母笑云開士水鑑左券能操但
寒門無阿堵物卽有之尙留供數月餐可浪擲耶公微笑遺侍
寮以香火金玉其數適符曰姑舍是失則不須償也因與生耳

語良久笑撫其局曰去秀才好爲之老僧清淨六十載不圖漚
槃有日尙爲世人作亦亦繙侶中一段佳話哉生潛遵所教留
母與公閒話自以金往翁見之笑曰秀才文弱只好抱三尺要
若抱吾兒不怕閃折臂耶生笑曰試爲之不過乘其命耳曰秀
才家財物來不易勿以訓蒙之資浪作聘婦之值須珍重曰何
翁之奚落人也徐徐至女前二目相視秋波瑩瑩乃屈一足跪
地采芹擣藻之手微攏其裾下雙鬢不據用力惟以後眸斜睇
故示以情女初頗沉沉旣而頰微赭已而櫻遽綻嫣然一笑生
卽驚地起矣市人喝采轟然曰不意如此俊雖竟落于窮
措大手翁色沮以爲卑女良緣終有天定實不知長老之預設
神機也時老母尚坐于冷洞側聽長老喃喃輞蓮經忽隣人
來報以爲阿婆尚不歸耶婦君竟一旦得美婦殆母歸衡茅則

如花似玉之美人已坐于草榻見母至盈盈下拜遽呼曰姑母
曰吾家赤貧恐新婦走湖海出入貴人家被羅綺鑿膏梁遼適
貧儒恐不能慣女曰新婦得隨郎君譬鴉之偶鳳清貧性所甘
也姑勿慮是且兒亦自能活者終無相累少頃其翁至請卽于
是夕草草完花燭坐視成嘉禮臨去時與女耳語良久女亦勿
悲惟向翁拜并呼生國拜翁笑謝之晨起跡翁旅廬間已翠其
夥伴而去不知所之矣女由是易良家裝束而姿態嫋媚終不
以荆布掩之隣人婦笑云箇娘真美好恐卽着以丐婦裳仍艷
冶也試之果然且性最孝事姑不敢稍懈風雨一樣時昂生讀
每逢炊烟斷不得已之時始與生至中庭輪載纖指叱咤數聲
必有一紙裏空中墮內包白銀然不過數錢僅敷朝夕用耳是
年秋如是長老將圓寂生日夜守之情逾孝子女問老衲與吾

家何眷屬郎乃若是之勤生不答母以假銀事告女始恍然信
公真解人乃亦至丈室分生勞公聞女至笑曰箏娘大福澤好
胸襟言已卽念佛而逝小夫婦哀慟俟茶毗事竣始已越三年
生捷於鄉旗鈴到門生苦無資女笑云得名難得資易耳夜寂
於牀下掘土寸許卽得一甕內皆白銀約數百金由是稍康又
二年始報南宮捷女又夜掘牀下連得十二甕得銀不下二萬
金遂購華屋奉姑以遷壁上泥金峨峨甲第生給假歸省誤適
舊居隣人告以他徙導之往大驚以爲家貧何能遽富女笑迎
之堂上見母慶賀之客已濟濟焉夜寂藁砧問訊請釋狐疑女
笑曰妾之遺嫁也老父以幻術運資寄牀下三尺土矣所以不
遽告者恐郎君恃而廢讀徒擁濁富而釋清名耳今貴矣然則
吾父真絕無嫁女蓋耶生後官陝之大方伯多政聲白蓮教匪

黨有一門陷獄將伏法者潛訊之翁也乃傾橐納賄於執法之吏買得其幼子以慰筆娘生兩子均貴其幼弟冒生姓爲姓荷戈投營行官百夫長等娘授之以槍棒而不與之以術至守將以終

懊儂氏曰老僧如是面授神機必使其輕攏玉體務得美人一笑嫣然始抱持而起者何哉緣芳心一動卽着不得些子力耳昔有一僧能不動心冷坐一蒲紛空萬慮雖明明在室人不能見神與鬼亦不能見也年八十壽歸將終閻羅遣鬼卒以勾牒至遍剝搜尋不見蹤跡間或聞其聲終不覩其狀走訊伽藍神神云此間香火六十餘年固亦未嘗見渠也緣渠能不動心耳惟尙有一縫未斷每日以一古磁瓶汲水插花供佛摩挲愛惜猶切寸心曷傾之碎看渠作何狀若再不動即終不能見矣鬼

如神語瓶在几上忽無故墮聲鏘然片片在地僧顧之啞然曰
惜哉鬼卒驀見之跪膝下以牒呈僧閱竟笑曰如我事未了何
汝曷以背當我手書數語以復閻羅即不關爾事鬼卒量不能
勾姑得其書以銷差免責即以背呈僧書曰閻羅勾人誰敢不
到惟有老僧佛法獨傲事了自來少安毋燥昧請君早折珊瑚
釣香餌雖香不上鉤鬼俟其書畢回頭視之杳矣自後愈自修
持竟成佛果足徵動心二字害人不淺然箏娘亦可謂得所矣
方外良媒於此僅見